



文化風雨論羣雄

張偉傑

第一屆普及文化研討會講者龍虎榜

終於，入羣開始疏散，魚貫離開會場，只剩下釘在藝術中心灰黑色牆上不協調的景福酒家光管招牌，開始散發著那都市之光，以招徠顧客。這是二月十七日下午六時，香港第一屆普及文化研討會完成第二部份討論後的情形。我和其他朋友到附近吃點東西，開始抖擻抖擻精神。「晚上還有一個公開討論，可能會比下午的演講更精彩，不能錯過」心中這樣想。下午部份最後一個講者陳冠中的演講技巧實在不敢恭維，他的聲音帶有女性的怯懦和矜持，雖然咬字還算清楚，但陰陰柔柔，加上時間位置安排在最後，大部份聽眾亦初露疲態，險些我也墮入夢鄉。當天早上十時，坐的士專程趕到，看到海港道附近木柵及藝術中心的玻璃門與櫥窗都塗上漆油，「去你的普及文化只有人民的文化」「害怕也沒有用，新舊文化人已死」在清峻的晨風中，血液自動地加速活躍起來。「久違了，70」心中叫了一句。

十時過後，這座落座於清涼的海港道，脫離塵囂市井，專為搞高級文化而開設的藝術中心，終於在主席吞吞吐吐的聲音中開始了香港第一屆普及文化研討會。上午部份的講者中，除了曾澍基外，就算羅卡，這樣面對數百人，作有系統的學術演講，相信機會亦不多。曾澍基的演說技巧，保持水準，和當年在召開「香港往何處去」數百人公開論壇中的，講話成績來作比較，今天的曾澍基講話時更增多一份生活感，使聽者更投入，也難怪他在港大校外課程主講一些上課率最低的哲學思潮課時，亦席無虛設。主席陳冠中應是近兩年來搞起新文化旋風的小風暴中心吧，一般人在明星膜拜或純好奇的驅使下，亦想親自目睹這新文化才子的風光，雖然，大家都承認上次他在電視金禧事件特輯中的表現洩了新文化派大半的氣。

而我個人較有興趣的是羅卡，他講的是香港六十年代的文化

活動，作個人的回顧與前瞻。他指出六十年代，是中國移植文化和西方新思想相互撞擊的局面，講話中多方舉例，旁徵博引，也能將香港文化發展史的簡陋輪廓勾勒出來。在現今普及文化的圈子中，羅卡雖然只散發著稀微的影響力，但在這刻新文化入時代來臨之前，羅卡已以先行者的姿態出現在香港文化界，正如耶穌來到之前，施洗約翰就出現過一樣。具體一點，如60年代中期和後期，他通過辦週報，月刊，寫文章，搞活動，介紹新浪潮電影，亦替香港文化圈加添一陣喜雨。後來到了羅馬，研究文化之餘去國遊子之心遂生，關懷祖國前途之意益濃。在吸取西方新思潮的同時，更承繼了中國士人「家事

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傳統，是較好的揉合西方文化的香港知識份子的第一代。在勇於面對新事物的同時，羅卡卻沒有像一般人的衝動，他仍保持一份冷靜。在七〇年初四人幫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系開始成形的時候就吸引了不少讀書人，在七二年盤古44期開始「大左轉」要向「本港牛鬼蛇神輿論宣戰」聲言要「揭漢奸特務及中國專家的嘴臉，革洋奴買辦及封建餘孽的狗命」邁開全面陷入四人幫唯心反辯証思維的框框的同一期，羅卡就從千里迢迢的羅馬寄來一封語重深長的信，叫盤古要「冷靜」。他當時這樣寫：「……但我要提出的是，要認同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也要帶有批判性的嚴格眼

談「盤古」的方向及

香港知識分子 認同中國的道路

·羅卡（寄自羅馬）·

××兄：
來信及附寄寄來的「盤古」第四十二期已收到，謝謝。
從四十一期看來，以及從該期刊出的編者人選看來，「盤古」今後似乎更趨實了。這是我對「盤古」前後的成長多，反而覺得這雜誌取得一個固定（穩定而正確的）的方向，今後自然容易推展開去。以四十二期來評，版面設計、校對、分欄都比較前一年「盤古」為佳，關

於發展方面的問題，我想今後是不難克服的。我所關心的問題今後如何貫徹你們的觀點和立場問題以及稿件的問題。

基本上，我同意「在認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了解中國國情」這方向。但我提出的，是，要認同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也要帶有批判性的嚴格眼光來了解中國國情，這

樣才不致于把中國作為一個抽象的對象來作性化和作情感上的對號入座。我認

為，即使認同中國今後必須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絕對不是資本主義的保留），對於目前中國大陸所行的制度是否真正符合社會主義制度的理想，是否符合大多數人民的要求，應從適合中國國情的角度去評。當然中國民族性中有不少缺

點是應該大大改革的。我所指出的民族性那些弊病以及某些不能完全扭轉過來的本質，比方中國人的道德主義，倫理意識，如果都革除了，則不能成其為中國人了。這些弊病應該詳細地加以討論，而且要虛心客觀地討論。外國人有對中國的責，其中固然有不少無關痛癢的，是我們中國人研究自己國情不能及的，但有時因為得了一個社會制度，又不曾真正在中國生活過，往往不是太可觀的。至於把中國看成一個死板的對象，就是太多個體太多代入，把中國看成是西方文明發展到這類的另一個 Alternative。在香港，我們比較容易犯第二個錯誤，將此一輩對中共有多個見解，青年一輩對中共可能會有多個的感情代入而產生另一種偏見，就僅僅憑著中共海運行香港經濟地政制的一兩個 Alternative，因此在看香港經濟與政治政府的種種劣行而採取悲觀的態度時，不免對中國大陸的一切思想都承認之，甚至接受之而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所以在標示「認同」同時，我希望大家能對此同時加以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在國際上地位的高漲，經濟在恢復和增長中，這無疑是開著的事，對每個中國人都應感到高興的。但中國大陸相信有很多政策上未妥善，意識

光來了解中國國情，這樣才不致於把中國作為一個崇慕的對象來憧憬和作情感與情緒上的寄託和發洩。」他提醒人們「不要把中國看成是西方文明發展到盡頭的另一個ALTERNATIVE。」要詢問「現行的中國社會主義是否就沒有可修正與改革的地方，諸如黨對人權，對個人自由，對文化，對藝術的主義與其實施的政策等……」。

應移植到外面，印刷媒介的影響力，年日俱存非影像媒介所能絕對取代，在外面，多寫文章，回復當年的創作量，磨亮劍鋒，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還是可為的。這亦使人記起久遺了的金炳興，很久都沒有看到他的文章了，是沒有適合的雜誌發表？沒有時間？但總不是沒有東西可寫吧？

時間也溜得快，轉眼輪到梁濃剛講話。在英國回來後的梁濃



普及文化

彥現亦要退居一隅，大搞其高級或低級的文化活動，有的甚至轉入工商界發展，從此隱跡。「有什麼可以做呢？」這是此次70年代也無法回答的話題，否則今天的70則不會單跑到藝術中心，渲洩自己的一肚悶氣，叫一聲新舊文化人已死，塗塗油漆而已。不過，當日的街頭劇，對當天赴會的文化界紳士淑女（如海豹劇團的首腦等），及大專界象牙塔裡的小娃娃們，理應也起了一個小小的「文化驚嚇」（CULTURAL SHOCK）作用吧。

下午，整個演講中，最吸引我注意力的，是較少人熟悉的馮志強。他之所以引起我的興趣，第一是他的知識廣，第二是他的頑童品質，當年羣雄召開文酒會，「鑊仔強」由馬老大至如來佛的經典理論，由中國國情至世界革命形勢，縱橫交差，娓娓而談，記憶猶新。鑊仔強生性恢諧，小頑童的特質，和Q仔的恣無忌憚，橫衝直撞，可謂一時瑜亮。

中學時期，鑊仔強及Q仔已各據九龍華仁及香港華仁校報編輯之職。七一年海外爆發保衛釣魚台運動，香港進步同胞在保土



馮志強

當然，盤古沒有接納羅卡所代表的批評，在後來幾年中，高燒發到一百二十度，在學界成為四人幫喉舌的申延，誤人誤己，誤了光陰。

今天，第一代的新文化人很多像羅卡一樣進了大眾轉播界工作，加上七〇年以後新興的「社會運動工作者」，揉合了在運動低潮期所深研的新的進步學術思潮，張羅撒網，亦應凝成一股新的社會力量，應該有一番作為，不過，我們都看到以後的日子卻不是這樣易過，如羅卡一般的情形，在電視台這個代表資本主義最象徵性意識形態輸送體系的機構裡工作，而又想做點事，非要勇士般氣概不可，然而，猛烈的決鬥，在電視台裡面的同時，亦

剛，對新思潮新學術有進一步的掌握，態度非常「學究」，賢內助詹小萍更志趣相投，共研學術，如琴絃互在，水乳交融。梁濃剛早年的電影評論，和石琪、羅卡、金炳興等亦足相提並論，環顧目前，梁濃剛，吳昊和現在在美國的羅維明，應是香港目前在搞電影文化的表表者。吳昊較具規模的文章，可惜越來越少看到了。

上午討論會完畢之後，在藝術中心食過午飯，門外就上演了70年代主演的「普及文化葬禮」的街頭劇。70年代諷刺了別人之時，亦客觀上自嘲一番了。的確，在這社會運動低潮的時候，搞文化是唯一及時開啓的出路，不少運動健將，過去亦一時俊



街頭劇

衛國時候遭港英鎮壓，錢仔強及Q仔首先揭竿而起，搞了一個港九華仁報聯刊，報導釣魚台事件，揭露殖民主義的醜惡本質，是為中學生自發性的關心社會行動的良好榜樣，當時，在為數不少的學校裡亦引起很大的衝擊。

中學畢業後，四人又分別進了中大港大，在過去四人幫黑暗統治時代，大專界新國粹派（四人幫及風派）專橫跋扈，不學無術，指鹿為馬，混淆是非，更將馬老大的理論閹割得體無完膚，這時候錢仔強，亦如曾樹基、Q仔一樣，提出理論方案，多方糾正，是為濃霧中的指引明燈，尤堪一記。今天下午的演講，馮志強風采不減當年，整個演講縱橫恣肆而富娛樂性，事前亦可看出錢仔強一改過去自持藝高人胆大的作風，充份準備，故能廣徵博引，做到深入淺出的要求，至於在坐一些學養功力不夠的，則不容易掌握「錢仔強」說話的中心義意，尤如武壇初哥，面對醉拳高手，當然感到難於應付，心中又免不了要罵人家一句瘋瘋顛顛，不夠「認真」。

晚上的壓軸戲，應是少數的赴會聽眾對陳冠中所代表的號外的窮追猛打了。個人覺得，對號外的轉向而提出質詢，其實也是不必要的，歷史發展規律，從來都是印證了變幻才是永恒這顛撲不易的道理，陳冠中所起的可能是催發作用，正如當年的胡適，好像一陣東風自美國吹來，打開了中國學術大門，引進西方思潮，可惜胡適所能起的歷史使命很短，其後的再進一步的學術思潮介紹和鑽研，則有待李大釗、陳獨秀、張東蓀等人的努力了。當然，歷史不會完全融合重覆，事實是陳冠中應該比胡適強，更有洞悉力。明白這個道理，對最近號外波瀾壯闊潮汐漲落，變化多端的變化，就應該見怪不怪了。

晚上，離開藝術中心，正是披星戴月，中間卻又夾着輕風小雨，淋洒在臉上，別有一番滋味。離去時，和一個以前是大專界新國粹派的頭頭同行，這個國粹



街頭主角及場內主角

派年來會公開批判了自己，認為過去自己無腦，思想單向，以後決定重新學習，好好做人。但和他交談了幾句當日的研討會，他所提出的幾個論點，卻使我目定口呆。

他主要提出三個觀點來反對這個普及文化研討會。第一點，他提出與會演講的人，大談普及文化，用的卻不是普及文化的語言。第二點，他認為搞這次研討會的講者，是在刻意建立自己的權威形象，而不可原諒的又是第三點他提出的批評：就是認為這

班自封為權威的人，根本就不懂普及文化。我的這位前任國粹派仁兄，提出這幾個這樣幼稚看法，根源正正是早年種下的四人幫「單向直線」的思維形式。關於第一點，我向他提出，「文化作為本身存在的事物」(POPULAR CULTURE AS IT IS)和把「普及文化作為研究的對象」(POPULAR CULTURE AS AN OBJECT FOR RESEARCH)是顯然而見的分別。

連這一點都看不到真

的要多看書學習了。第二點關於這班講者在刻意製造自己的權威的說法，亦要一分為二來看待。首先我個人就不認為樹立自己權威是罪大惡極的事，而事實是有真材實學的人，就應該樹立自己的權威，難道我們可以叫一個連攝影機都未碰過的人作攝影界權威？年前這位國粹派仁兄，曾辦「新美術」雜誌，自誇開創領導美術潮流，而本身莫說不能畫出一幅較像樣子的畫出來，就是連東西方美術源流發展史都弄不清楚，怎能不貽笑大方。這樣說，當然不是在鼓吹「不可知」論，通過學習第一手資料甚而二手資料，我們仍然可以對我們工作以外別的行業和範疇作出批評的，這種例子，俯拾即是。難道我們可以要求每一個足球評述員都是足球健將？

這個道理，當然亦否定了對上述講者的指斥，說他們不是文化人而去搞文化，我對當日的講者作了一番粗略分析，在場除了曾樹基一人外，所有人都是在職的文化工作者（嚴格來說，曾樹基亦是業餘文化人，過去寫稿辦報，數年如一日）如果認為他們沒有資格來談普及文化，又不知什麼人才夠資格，希望提出這種見解之人，不會因階級觀點作祟吧，難道我們要請邵逸夫，華德之流才可以開演講會，大談文化？牢牢騷騷，向這位思想還不太搞得通的國粹派朋友說了半天，自己都覺得悶極，事關這樣顯淺的道理，有合格智商的人都會明白的。

綜合當天研討會，吳昊徐疾有度，滋油淡定，梁濃剛英姿颯颯，羅卡老成持重，火喉深見，曾樹基四平八穩，功力湛深，馮志強聘馳奔放，招式大開大合，陳冠中婉委質樸，何重立在商言商，原則謹守，態度分明，各有勝場，與會的聽眾，除大專生外，各路英豪齊集，亦可謂開埠以來文化圈一大事，正如陳冠中所說，「這是首次在不同崗位的文化界朋友，自發地走在一起，作文化學術交流」所以這是值得珍惜的盛事。